

喻榮軍說《資本·論》 現實與戲劇僅一步之遙

將馬克思的經典著作《資本論》放上舞台，會不會悶死人？上海話劇中心製作的《資本·論》，將艱澀的理論與金融危機、小瀋陽、高房價等現實問題共冶一爐，用爆笑的方式告訴你，「資本」還能這麼玩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《資本·論》的主創團隊可算是「金牌組合」。導演何念是上海戲劇圈中炙手可熱的年輕「戰將」。80後的他，導演手法輕鬆幽默，敏銳捕捉年輕一代的情感與生活，好玩得來又不顯空泛。他的作品多取材自暢銷小說或影視劇，往往劇未上，已經引得一批忠實觀眾翹首以待。雖然2003年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，不到十年，何念已經締造了多個票房紀錄，《武林外傳》、《鹿鼎記》、《瘋狂的癡狂》、《杜拉拉》等多部作品叫好又叫座，不少作品更從上海「笑」到全國，《武林外傳》就曾創下了兩千萬全國票房的紀錄，難怪觀眾愛稱他為「票房蜜糖」。

編劇喻榮軍則是以「高產、高票房」著稱的金牌編劇。曾經以運動醫學為專業的他「棄醫從文」，如爆發小宇宙般寫出多個優秀作品，獲獎無數。經典作品《www.com》被稱為中國首部網絡題材話劇，為他贏得曹禺優秀劇目獎，2003年更由香港話劇團搬演，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《卡布其諾的鹹味》為他摘取老舍青年文學獎，《去年冬天》則奪得全國劇展優秀編劇獎。獲得學界讚賞的他也一直很有觀眾緣，其名字幾乎就是話劇的票房保證。他的創作十分多元，原創劇、翻譯劇、肢體劇、音樂劇，甚至戲曲作品他都能寫，作品除了受到本地觀眾的喜愛，也曾到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巡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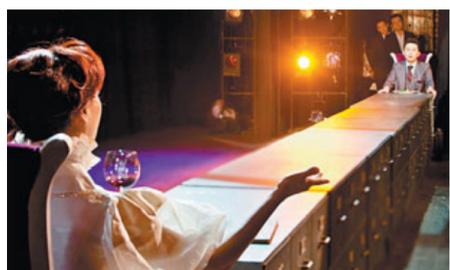
何念與喻榮軍之前曾合作《人模狗樣》，這次的《資本·論》讓兩人再次擦出火花，喻榮軍忍不住打趣地說：「這次的合作就是『互相折磨』。」

在劇場中玩遊戲

喻榮軍是出了名的「快刀手」，但《資本·論》這個劇本卻折磨了他好一段時間。開始，他花一年多的時間寫完劇本，討論時卻被完全拋棄，他只有重新再寫一個本子，這次，只花了一個星期。

原本的故事，用喻榮軍的話說，十分「科幻」。12個國家的財長、科學家、首腦、藝術家、大法官與一個叫做「資本」的神秘人不停周旋，進而把全世界的人都捲入風波中，大家民主投票，表決是要扼殺「資本」，還是和他一起活下去。雖然是從馬克思的經典著作《資本論》出發，劇本卻完全跳脫在原著之外，用十分荒誕又具象徵性的手法來討論「資本」這看似晦澀的話題。

重寫後的劇本則截然不同，「2008年經濟危機過去後，大家都在討論資本，都在討論錢。《資本論》也再次受到關注，日本出了漫畫，歐洲好多地方也重新出版它。我們就覺得，《資本論》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放在現在來重新看，所以就把它重新讀了，然後找一個好玩的方式來做。」「好玩」的結果是，觀眾買票入了劇場，以為是要觀看戲



劇，卻不想演員公開罷演，甚至提出要「融資做戲」，把觀眾一起拖進遊戲中。戲開始變得越來越荒誕，大家要把話劇中心上市，然後成立有限公司，然後到美國，到華爾街。「把一個演員慢慢變成製作人、總經理、CEO，這人追逐資本的過程。我們想要說的是資本是一把雙刃劍，想要說的是中國現在這個社會。三十年的發展，我們一直談經濟，沒有談文化和其他，現在我們談文化了，但是更多的時候文化也是和金錢或資本放在一起。戲裡面，大家都在追逐這個，到最後沒有人關心這個戲怎麼發展，沒有人關注戲劇，戲變得荒誕。」

在劇中，編導也是卯足了勁來調侃上海話劇中心。劇中大家入股融資，推着話劇中心上市；劇外上海話劇中心近年來剛剛經歷了公司化的過程。「這不是要諷刺，而是想比較真實地來看。變成公司不一定是錯，也有可能有好處，比如走向市場，有更多人來看戲，但是藝術的本體不能丟棄。如果堅持這個，就其實甚麼都可以談。但是當人完全追求資本的時候，會丟棄本來的東西。就好比去劇場，買票就是投資。只要鼓掌，股票就會漲，只要笑，股票就會漲，然後大家就都能賺錢，然後最後戲反而沒了，劇場被鏟掉了。」喻榮軍說。

戲裡戲外的界限被不斷模糊，舞台上的荒誕與現實的真實情景不斷重疊，觀眾被威脅着，始終參與其中。這是一場遊戲，卻又不只是遊戲那麼簡單。喻榮軍說，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切入嚴肅的《資本論》，就是在劇場中讓觀眾吃驚，「覺得吃驚，意料之外，就會開始思考。」《資本論》在劇中不再是一堆理論，而是現實生活的各個面向，這樣的



處理，更為貼近觀眾的生活，也更能呈現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。劇中還加入了電影、歌舞、詩歌朗誦等各種表現方式，讓演出不至沉悶。

相比較，喻榮軍覺得最早的劇本比較沉重，話題更大，現在的本子則更有現實意義。「現在的劇本也比較適合何念的風格，他比較輕鬆、好玩，他更年輕，了解現在的觀眾。」但關於資本的劇作將繼續下去，原先被擱置的劇本正在商談，有可能在將來與觀眾見面，「我們的想法是，除了《資本·論》，還有《資本主義》、《資本家》。」而2010年《資本·論》在上海首演後，已有很多國家表示對這個戲感興趣，希望能邀約前往演出，「大家都想看看中國是怎麼說《資本論》的。」

資本時代 藝術怎麼辦？

資本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，作為一名創作者，也是上海話劇中心的製作人、副總經理，喻榮軍怎麼看待市場與藝術的平衡？「在上海，我們是唯一國有的劇團，有政府資助，我們做的劇目很多元，有體現主流價值的，有注重市場的，有注重創新探索的……我們中心一年40台戲，每個都有不同的側重，這樣多元化可能會帶來好的作品。但是現在政府的文化政策要求我們更多地面向市場，這其實對我們來說挺困難的。你想要觀眾掏錢，就要做觀眾喜歡的戲，有的時候必然就要放棄藝術的追求，挺痛苦的。但是我們劇院畢竟要找到一種平衡，所以方方面面都做，這也沒辦法。」

上海的戲劇氛圍，近年來顯得十分蓬勃，通俗劇的票房都不錯，講述都市生活的劇作尤為受歡迎。十年前，上海開始流行「白領劇」，反映白領生活，以都市白領為主要觀眾群，近年來則開始流行以懸疑、搞笑元素為主的劇作。說起來，喻榮軍也可算是「白領劇」的「開山鼻祖」，《www.com》等作品都是這一類型中的佼佼者。「有一段時間，

《白領戲劇》變成一個很壞的詞，大家都覺得是品味不高的、容易做的。但是其實2000年我們開始做這種類型的時候質量都是不錯的。比如《www.com》，今年1月還在土耳其演，很受觀眾歡迎。但是後來，太多人copy這種類型，質量參差不齊，這個詞就變成了一個壞的詞。」

如果市場的取向就是輕鬆愉悅的觀劇體驗、淺顯易懂的情節設置，那麼貼近市場對於藝術家而言，也許反而意味著更大的限制。在資本的時代，藝術應以何種面目存在，大概是始終困擾創作人的問題。但對於喻榮軍來說，是不是白領劇，是不是商業劇作，其實都沒有關係，最重要的是作品的質量。「中國的演藝市場畢竟很不成熟，觀眾不是很多，很多方面都是剛開始，很多挑戰都有。我明白它是甚麼情況，知道該怎麼去做。對我來說，困難的時候其實是困難，我不覺得有疑惑。就像我寫劇本，

甚麼方向的劇作都有，我知道觀眾的需要，有的時候我要引領觀眾，這對我來說是嘗試，要不停地去試，有機會就去做。」

近年來，上海和香港的戲劇交流也更加頻繁，本月中，上海話劇中心和進念合作的《半生緣》才剛剛與觀眾見面，11月，《資本·論》又將在港上演。喻榮軍說，上海與香港在戲劇上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鑒的方面。香港的戲劇起步早，劇團數量很多，在戲劇多元化及舞台的實驗探索方面都更開放，值得學習。「內地的開放是另一種，更加靠近市場。」而上海的劇團則在製作方面比較嚴肅、傳統，經典的劇目方面有更多的經驗，可以為香港提供參考。



資本·論

時間：11月9日、10日
晚上8點15分
11月10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三藩市交響樂團 光輝一百年

文：胡銘堯

追溯三藩市交響樂團的輝煌歷史，會訝異地發現這隊世界頂尖樂團的成立，原來是因為一場地震。

1906年4月中的一個清晨，三藩市被7.8級的地震搖動。這場世紀大災難，幾乎摧毀了整個三藩市。經歷過之前一個世紀的淘金熱，三藩市在二十世紀初，已經是全美第八大城市。這裡雖然不乏歌劇和音樂，但當時卻瀰漫着波希米亞的浪漫主義，沒有人認真地想過建立職業樂團。但地動天搖後，引來了熱心的市民團結地投入重建，城市很快蓬勃起來。他們蓋起新建築物，同時也築起新的文化面貌。

畢竟，三藩市是一個富裕的城市，地震令他們醒覺文化資產的寶貴。地震期間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：著名的卡羅素(Enrico Caruso)當時隨大都會歌劇院到三藩市演《卡門》。地震把他嚇得要命，跑到酒店大堂逃命，安全後還揮着指揮赫茲(Alfred Hertz)「像個小孩般號啕大哭」。

而這位赫茲，當時也沒有料到，他將要由三千里外的紐約市移居這城市，並

成為三藩市交響樂團的第二任音樂總監。

由騰飛到蕭條的年代

1911年12月8日的下午，隨着李斯特《前奏曲》的完結，第一任音樂總監哈德里(Henry Hadley)為三藩市交響樂團帶來完美的開始。之後在他交棒給赫茲，這位由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遠道而來的嚴厲的完美主義者。往後的15年，是樂團快速發展的時期。不過，身為德國人的赫茲，在戰爭的年代，起初還面對種種政治壓力，但在這些旋風中，他卻演奏出令人難以忘懷的音樂。於是，三藩市交響樂團聲名鵲起，樂季擴充，音樂會更多元化，1925年首次錄製唱片，1926年每周音樂會更在電台廣播，成為美國樂團首個廣播系列。

三藩市交響樂團還創出了許多首創。1923年，樂團首次聘用了女性小提琴家成為全美的首創。雖然那時沒有什麼明文規定女士不可進樂團，但女樂手卻一直只限於豎琴手；在男女不是很平等的年代，這的確是很大的突破。1926年，

三藩市交響樂團將在音樂總監兼指揮米高·狄信、湯瑪士的領導下，於11月為香港觀眾獻上兩場「音樂盛會」，其中一場更夥拍鋼琴新星王羽佳演出。
時間：11月8日至9日 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
查詢：2268 7321

樂團找來標準石油公司贊助，這亦是美國最早商業贊助藝術的例子之一。

當然，樂團聲名鵲起，自然吸引了不少音樂家前來合作。曼奴軒(Yehudi Menuhin)七歲時亮相於年輕人音樂會，以神童姿態風靡了不少年輕聽眾。鋼琴家賀洛維茲、魯賓斯坦也都是常客。作曲家也經常來指揮自己的作品，這也成為了樂團的傳統，其中包括拉威爾、雷史碧基和浦羅歌夫，後者更在鋼琴上擔任協奏曲的獨奏。

1935年，法國指揮家蒙特(Pierre Monteaux)擔任樂團音樂總監。蒙特大名鼎鼎，正是當年震撼整個巴黎的《春之祭》首演的指揮者。他一到任，就面對着大蕭條的社會環境。不過，憑着大學生音樂會系列門票熱賣，樂團令學生對音樂都熾熱起來。蒙特任期內另一個亮點，就是帶領樂團完成了九千里的美國巡迴演出。對於現代樂團而言，這次巡迴依然是壯舉：56場演出，全部在57天內完成，走過合共53個城市。全團95位樂手，演奏完畢就在火車上休息，穿州過省。相信現在



■ 有哪位指揮肯扮聖誕老人？他就是蒙特(Pierre Monteaux)。

■ 小澤征爾的招牌樽頸上衣和串珠項鍊，帶來一番新氣象。

也沒有樂團有這種能打破他們的紀錄。

活力和創意 新鮮的形象

1970年，三藩市交響樂團迎接了一張新面孔。小澤征爾的招牌樽頸上衣、串珠項鍊和年輕俊朗的面孔，幾乎把大樂團指揮的莊嚴、甚至遙遠的感覺改寫。1972年，樂團首次出訪歐洲，並且在《春之祭》首演——就是由前音樂總監蒙特帶領——的香榭麗舍劇院演出。這場音樂會，由衛星現場以立體聲轉播至美國的收音機廣播，是當年第一次進行跨大西洋的音樂會直播。

樂團經常作新嘗試，給予人新鮮的形象。香港管弦樂團的前任音樂總監迪華特，就是1977年三藩市交響樂團的總監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就是他邀請了約翰·阿當斯擔任駐團作曲家。這個銜頭，可謂是美國樂團中的第一個。時至今日，樂團最令人記得的，就是《Keeping Score》系列，這個利用電視、

電台及互聯網媒介的音樂計劃，在2004年由現任總監狄信·多瑪士(Michael Tilson Thomas)開創，除了透徹剖析音樂，又重現作曲家當年面對的環境，細緻示範每一個重要的音樂主題和元素，打破了以影視、唱片來呈現古典音樂的一般格局；我不喜歡稱它為音樂教育系列，因為即使是資深樂迷，看《Keeping Score》都不單大有啟發，更可沉醉在完整的音樂會錄音當中。較少為人注意的，大概是他們的孩童音樂網頁SFS Kids。這個卡通位而內容有趣的網頁，成立於2002年，十年到現在依然是小朋友最佳的古典音樂良伴。而對於老饕而言，2002年狄信·多瑪士以三藩市交響樂團的自家品牌，高質素錄音推出馬勒交響曲，第一張馬勒六就奪得格林美獎，可以說是古典音樂界的一時佳話！

憑現在三藩市交響樂團的演出，就可以看見百年前地震激發起的，不是恐懼，而是人們的活力和創意。